

故土的轮廓 (外一章)

朱敏

当风把云朵压低，故乡是它最安详的样子。

周末，我一个人登上朱公塘大山，静静地坐在老屋的前面，和一棵祖父栽种的刺柏靠在一起。我坐在祖父房前的平塔沿边的石板上，看远处熟悉的山脉走向，还有云朵的飘浮。

我曾经在这里度过我的童年。和童年有关的夏天与池塘，祖上人搭起的木房子结成珠子的雨漏，父亲铲土作泥修建的砖瓦房，门前老态龙钟的

桃树开过的花，经不起岁月风蚀而干枯的老梨树，老屋的窗棂湿润出晶莹的松油，都是如今记忆里仅剩的存在。

荒废的故土家园，随着时间一拨一拨流失太多的东西。如今，它在我心里仅仅只能想象成是一盘缥缈的蛛网，盘踞在老屋的某个地方某个角落，等我们每一个后生辈，某天某月自己走进来，靠上去。

我的家族曾经人丁兴旺聚居于此。老人和孩子都是家族里最主要的

元素，我们敬重老人的年高，我们偏护孩童的成长。我们认真地躬身劳作于每一块田土之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以一个传统高山农民特有的面貌和精神，以最严肃的姿态，生长于斯，繁衍于斯。

我至今能记住已经逝去的每一个族人的身份和担当，以及他们的面孔和模样。在那一段童年岁月里，我惶恐过父母的责骂甚至鞭打，我留意过庄稼禾苗的生长和沟壑的深浅，观察过母亲穿针引线缝好一件件衣服的补

丁。我也至今记得太祖爷清瘦的脸颊和倔傲的白须，他一身青灰色的满襟衣，他黄牛皮囊的旱烟袋永远是他随身最精美的装饰。他步履蹒跚多少次送我到下山的那个小岗而止步，守望我的上学之路的蜿蜒和崎岖。而今，我就坐在老房子的中央，举目仰望天空苍穹，如同一颗稻穗仰望阳光。

岁月总是如车轮向前，经历坎坷到达坦途。我永远明白，在血缘和血脉关系中，最重要的时辰都是来自新生命的降生，他以第一声啼哭的郑重

仪式，宣告代表未知未来和希望的诞生。

每一个人，从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，无论命运如何运作和安排，最后我们终将都会褪掉任何华丽外装，以一个凡夫俗子的身份，踏上回家的路，返璞归真，或落叶归根，这也是我们生命的最终去向。



课堂内外

张骞予

啊，别弄我！别弄我！
你这家伙，真是目中无人！

我被图书管理员抓着头发，狠狠地按在地上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忘带课外书了，想偷偷到图书角拿本书看看，老师不是常说 窃书不算偷 嘛。可正当我要得逞时，却被图书管理员发现了 我们班的图书管理员就是个十足的小气鬼，没到借书时间，绝不像借书。

他从我身后悄悄地如同猫抓老鼠似的向我扑来。其实，我早就发现了他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我往旁边一闪，躲开了他的攻击。可他就惨了，右脚一滑，在空中形成一条完美的弧线， 砰 的一声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虽说摔了个结实，可丝毫没有弄疼他，只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起，指着我，理直气壮地说： 走开，没看时间啊，还不能借书！

我当然也不甘示弱，一扬脖子： 谁借书啊，我是来偷书拿书的，和你没有半点关系。

我的话让他愣了一下，一时之间，他竟不知如何应答。我正得意呢，他却瞪着我，冒出了三个很可怕的字： 告老师！

天啦，听到这三个字，我如触电般跳开了，算你狠！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座位。

见我乖乖投降了，他像打了胜仗的将军，迈开大步走开了。我不禁偷笑： 这家伙，缓兵之计都不懂，等着吧。

过了片刻，我从座位底下伸出头来探了探情况，四周没人！便趴到地下开始匍匐前进，两米、一米 哈哈，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！

突然，一只大脚踩到我的面前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谁呀？真烦！我一边把它推开一边抬头看，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又是图书管理员！他气得涨红了脸，抓住我的头发，往地上使劲一按： 看你还来偷书不？ 哇 痛得我连声大叫。

呜呜 图书管理员，你等着，我一定要偷到一本书来看！

(作者系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五年级1401班学生)



童年故事

圆地方，于高山而仰止。无论我和我的族人以如何卑微和渺小而存在，在无论我的故土家园以如何荒芜和高远而呈现，无论岁月以如何方式和模样而变迁，在这片温热土地，永远是我和我的后辈之人须攥在手心的一方珍贵水土，缄默而又深沉。

孩子的心总是充满好奇，我一点一滴在这块土地上探究人间的秘密，一点一滴揭开它们的面纱，再一点一滴长大成人。夜晚如此，等过黑夜到达黎明。生活也不会负于有心之人，有心之人因追求的简单而过得纯粹，亦如族人以内心的浅薄而显得安逸。

今天，我读了冰心文集里的一篇文章《腊八粥》，当我读完了这篇文章

感受到冰心奶奶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纪念自己的长辈，我认为她很懂得感恩。她在每年的腊月初八的时候煮上腊八粥。这腊八粥不仅很美味，还纪念着周总理和他的外婆、妈妈。而且，你可别小看这腊八粥，它可传给了冰心奶奶一家五代人！

但我却没有像冰心奶奶那样懂得感恩。记得在一个夏天，妈妈买回了个大西瓜，用刀把西瓜切成小块，放在一个大碗里，然后插上牙签，我一看见，就吃了起来，而妈妈还没吃，我就吃完了；冬天，在我写作业时，妈妈会给我端来一杯热水。一年365天，我每天都不会忘记，而我有时还会觉得妈妈每天

都很烦。吃西瓜时也会很不礼貌地先开动，白开水放在桌上也是白放

现在，我读了冰心奶奶写的《腊八粥》，我想：作为新时代的好学生，应该

要学会感恩，懂得感恩，这样才会有

一颗感恩的心。以后，我一定要像冰心奶奶一样，拥有一颗感恩的心，拥有最高尚的品质。

在实际生活中，我们一定要

做到尊老爱幼，在学习中，我们一定要

做到尊敬老师，团结同学，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。

(作者系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小学五年级1404班学生)



寒窗夜话

时光的八音盒

李婧熠

时光荏苒，一去不返。在我成长的历程中，总有那么一些人让我难以忘却，刻入脑海；总有一些事感人至深，时时鞭策自己，令我深思、奋进。在流逝的岁月中，我常常转动时光的八音盒，那一段段简单而优美的旋律，似乎只有它最独特、最动人。

那时我读小学，语文老师对我们的作业要求是：作业不准留空，否则就会受到严刑处罚。但我一次疏忽，结果作业做完没检查便上交了，结果当科代表告诉我这个消息时，为时已晚。我像被五雷轰顶，脑子里顿时嗡鸣一片，我趴到教室外面的栏杆上，无神地望着对面的教学楼，心里想到：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师得批评我了！但现在怨天尤人，有什么用呢？直到上课铃响，我才回过神来，抱着忐忑的心情，我上了几节课，但课堂上都无心听老师教的什么内容，只是想着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。

语文课如约而至，但老师迟迟未来，过了一会儿，老师熟悉的脚步声出现在我的耳畔，老师抱着一叠作业和课本走进了教室。在那一叠作业中，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我将手捏得紧紧的，随时准备迎接老师的暴击。把语文书翻到

没想到老师竟像往常一样开始上课，一节课即将过去，我紧绷的神经慢慢变得松弛，本以为这节课就这样过去，没想到老师说了一句：现在我来说说昨天的作业完成情况！轰！该来的还是来了，昨天的作业有两个同学留的有空题！全班同学开始小声议论，是谁呀？谁这么大胆？明镜！还有一个是婧熠！我慢慢地站了起来，头低着，不敢看老师的眼睛，当听到似乎有人在议论我时，我的脸顿时变得通红，耳朵一下子发热了，手也变得很不自在，不断摩擦着衣角。本以为老师会把我劈头盖脸骂一顿，没想到老师再也没有多说，但我感觉这比批评更让我难受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有时候爷爷会好奇地问我一句，现在的方便面都没有袋子了吗？桶装面也是存在的。我笑了笑不答。爷爷这几年倒是很少吃卷烟了，我猜想是找不到当初的心仪的原材料了。

我听说小鸡炖蘑菇这道菜，没了蘑菇还是鸡，没了鸡也还是蘑菇，但那都不是食客们想要的。

细也就算好，但是爷爷可以弄得更精细。最后只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就好。一般都是由我跑腿，去口前小铺里买上五毛钱的白纸，一一裁成纸牌大小；找一个合适的袋子来盛放，爷爷的袋子十几年如一日的是用我吃完的方便面包装袋，一个袋子可以用得掉了。

别看包装袋简陋了些，但是它的用量大小十分合适，爷爷将烟丝放进去，塞进一叠裁剪好的纸，准备工作就做好了。

曾经和爷爷学过一阵子卷烟，想要让烟丝服帖地裹进白纸里，一定还是要花一番功夫的。偏偏我手笨得厉害，也不算笨得厉害，全是爷爷教得太敷衍，大概他心里想着，卷烟于我而言，用处不大。

爷爷有五十多年的烟龄了，吸烟通常是遭到婆婆和我抵触的事情，但凡爷爷吸烟，定会将我

俩哈得出泪水，所以爷爷多次被勒令禁烟。而我呢，爱好不多，儿时作为方便面的死忠粉，瞒着背着买一袋手抓干脆面是常有的事。为了不成为被婆婆议论的焦点，我和爷爷一般是互相告发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有时候爷爷会好奇地问我一句，现在的方便面都没有袋子了吗？桶装面也是存在的。我笑了笑不答。爷爷这几年倒是很少吃卷烟了，我猜想是找不到当初的心仪的原材料了。

我听说小鸡炖蘑菇这道菜，没了蘑菇还是鸡，没了鸡也还是蘑菇，但那都不是食客们想要的。

(作者系衡阳师范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系一班学生)



才艺秀场

因童话而内含文化

李伊忠

三个童年被黄龙洞囫囵吞进去
又囫囵吐出来
一张口，就是三篇童话

甲说：一大堆的冰淇淋，千年万年
也不会融化

乙说：一座火箭收藏库，有单个的
有集束的
仿佛整装待发

丙说：一口洁白的犬牙
全靠一根定海神针撑着上下颤
上不能上，下不得下

三个孩子的发现
让黄龙洞突然内含了文化



卷烟人

刘晓庆

通常是两家的女人吵着，完了两家的男人劝架，彼此一卷烟递上，便就恩仇快泯了。

卷烟看上去就像是农民百姓间关系的润滑剂，但是不是谁都能掌握了卷烟的技巧。

卷烟说难不难，但是也难。首先要上集市挑合心意的烟叶，这种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口感好坏无定论，但是尝过爷爷卷的烟的人，无一不是称赞羡慕的。

我小时候经常和爷爷婆婆上集市，婆婆在菜行卖菜，爷爷就蹲在各个卖烟的老头那里捻着烟手摸鼻闻，很像回事。我凑近和爷爷学，可是翻来覆去，除了觉得叶子大小不一，真的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来。我说过这种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。选好烟叶，剩下的就好做了。找一把称手的菜刀，用劲儿磨上一磨，擦出银光来，将烟叶切成细米粉粗

细也就算好，但是爷爷可以弄得更精细。最后只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就好。一般都是由我跑腿，去口前小铺里买上五毛钱的白纸，一一裁成纸牌大小；找一个合适的袋子来盛放，爷爷的袋子十几年如一日的是用我吃完的方便面包装袋，一个袋子可以用得掉了。

别看包装袋简陋了些，但是它的用量大小十分合适，爷爷将烟丝放进去，塞进一叠裁剪好的纸，准备工作就做好了。

曾经和爷爷学过一阵子卷烟，想要让烟丝服帖地裹进白纸里，一定还是要花一番功夫的。偏偏我手笨得厉害，也不算笨得厉害，全是爷爷教得太敷衍，大概他心里想着，卷烟于我而言，用处不大。

爷爷有五十多年的烟龄了，吸烟通常是遭到婆婆和我抵触的事情，但凡爷爷吸烟，定会将我

俩哈得出泪水，所以爷爷多次被勒令禁烟。而我呢，爱好不多，儿时作为方便面的死忠粉，瞒着背着买一袋手抓干脆面是常有的事。为了不成为被婆婆议论的焦点，我和爷爷一般是互相告发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有时候爷爷会好奇地问我一句，现在的方便面都没有袋子了吗？桶装面也是存在的。我笑了笑不答。爷爷这几年倒是很少吃卷烟了，我猜想是找不到当初的心仪的原材料了。

我听说小鸡炖蘑菇这道菜，没了蘑菇还是鸡，没了鸡也还是蘑菇，但那都不是食客们想要的。

(作者系衡阳师范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系一班学生)

爷爷有五十多年的烟龄了，吸烟通常是遭到婆婆和我抵触的事情，但凡爷爷吸烟，定会将我